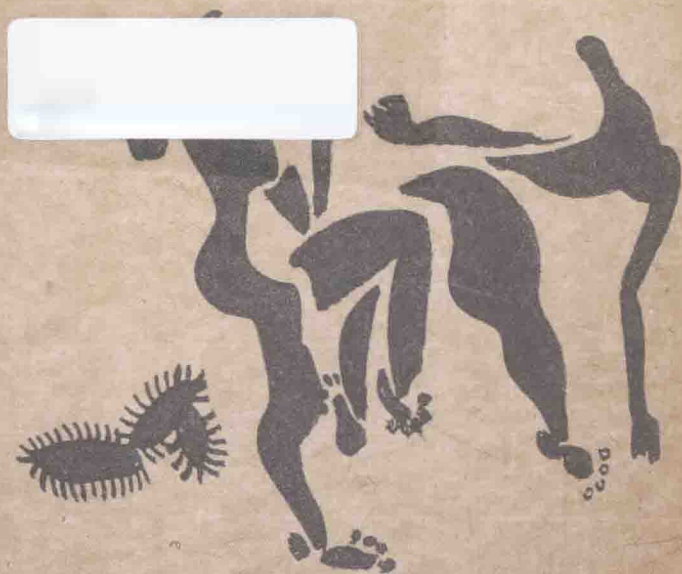


读读当代名家
dudu 文库

董立勃长篇小说文集

白豆

董立勃◎著



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
新疆电子音像出版社

读读当代名家
dudu 文库

董立勃长篇小说文集

白豆

董立勃◎著



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
新疆电子音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白豆 / 董立勃著. -- 乌鲁木齐: 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 新疆电子音像出版社, 2014.7
(DuDU 当代名家文库. 董立勃长篇小说文集)
ISBN 978-7-5469-5372-4

I. ①白… II. ①董…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135664 号



选题策划: 于文胜

责任编辑: 王永民

责任校对: 王永民

封面设计: 党 红

版式设计: 李瑞芳

责任复审: 吴晓霞

责任决审: 李贵春

责任印制: 刘伟煌



书 名 白 豆
作 者 董立勃
出 版 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 新疆电子音像出版社(www.xjdzyc.com)
地 址 乌鲁木齐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科技园路5号(邮编 830026)
发 行 全国新华书店
网 购 当当网、京东商城、亚马逊、淘宝网、天猫、读读网、淘宝网·新疆旅游书店
制 版 乌鲁木齐标杆集印务有限公司
印 刷 三河市燕春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87 mm × 1 092 mm 1/16
印 张 14.75
字 数 191 千字
版 次 2014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4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69-5372-4
定 价 29.50 元

网络出版 读读网(www.dudu-book365.com)

网络书店 淘宝网·新疆旅游书店(http://shop67841187.taobao.com)

目 录

第一章	风吹树叶沙沙响	1
第二章	黄土块 黑泥巴	18
第三章	雪水河向西流	36
第四章	路上有尘烟飞扬	52
第五章	纸剪的喜字	70
第六章	玉米地青纱帐	86
第七章	蓝蓝的天上白云飘	102
第八章	向日葵随着日头转	119
第九章	酒话里的秘密	138
第十章	一天比一天凉了	157
第十一章	什么花这么香	178
第十二章	种瓜得瓜种豆得豆	199
第十三章	沙暴像一条龙卷过	219

第一章 风吹树叶沙沙响

这一年的夏天,在下野地,先是有两个男人想娶白豆当老婆,后来又有一个男人也想娶白豆当老婆。这并不是说,白豆在下野地是个漂亮的女人。

尽管从 1951 年开始,不断有内地的女人以参军和支边的名义来到下野地,但在下野地仍然是男人多女人少。也就是说,只要是个不算太丑的女人身后总有一个或几个追求者。

说白豆不漂亮,也不是说在下野地还有些比白豆长得漂亮的女人。准确点说,在下野地没有可用漂亮来形容的女人,漂亮的女人到不了下野地。

和白豆坐一趟火车来的女人有上万。从乌鲁木齐到下野地要经过司令部、师部、团部、场部,每经过一个地方就会有好多穿军装的人来看她们,说这些人全是为革命立过大功的首长。每回有人来看过她们后,她们中就会有几个人从白豆身边离开。离开的女人看上去总是比白豆好看些。

这些漂亮的女人只有一个白豆叫得出名字，她是和白豆一个村子的，也姓白叫白麦。本来她们约好走到天边也不分开，没想到一下火车就分开了。她们不想分开，可她们说了不算。她们也穿着军装，只要穿着军装就得服从命令。服从了命令，白豆和白麦全哭了，扯着手说一定要抽空写信。

一到下野地，白豆就给白麦写了信。

和白麦一样，沾老解放区的光，她们都读了三四年的书。能写简单的信，也能看简单的信。

白麦长得好看，留在了城里。白豆没有白麦长得好看，只能坐上车，继续往西走，一直走到了下野地。

没有了白麦，白豆也不会孤单。

一起到下野地的还有好多女人，白豆马上和一个叫翠莲的女孩子好上了。

她们住在了同一间地窝子里，像是亲姐妹一样影子不离影子，一块跟着大伙儿到地里干活，一块儿到水渠边洗衣服，一块儿躺在床上透过天窗看星星、看月亮，说着女人之间的悄悄话。

没想到和翠莲这样的好法也没能坚持多久，好像半年时间还不到，翠莲就调走了，从五队调到了六队。五队和六队隔得不远，只有五六里地，走路半个小时就到了。

从白豆的地窝子里搬出去，翠莲不过是住进了六队的另一间地窝子。调动本是件平常的事，可白豆还是表现出了吃惊的样子，因为调到六队的翠莲，不再是和一个女人住一间地窝子，也不是一个人住一间地窝子。一块搬进那间地窝子的还有一个人，一个让白豆看起来是个很粗野很可怕的男人。

白豆想劝阻翠莲不要搬到那个男人的屋子里去，可翠莲说她想搬也得搬。白豆问她为什么。翠莲说：“这是吴大姐做的媒。”

白豆说：“不管谁做媒，也得婚姻自主啊。”

翠莲说：“吴大姐说了，这是组织的意思。”

白豆说：“可他的样子一点儿也不可爱。”

翠莲说：“吴大姐说，老牛是个战斗英雄。”

白豆问翠莲：“那你真愿意了？”

翠莲说：“啥愿意不愿意，女人早晚得嫁人，嫁给谁还不都一样。”

翠莲大白豆一岁多，有些事自然比白豆懂得多。白豆也知道是女人就得嫁人，可白豆总觉得女人嫁给谁不嫁给谁是不一样的。

不管白豆对翠莲的婚事怎么看，在下野地，大家还是把这个事当喜事来办理。炊事班做了好多平常吃不到的好饭好菜，开荒营大大小小的官全来了。拜天地时双方父母亲都不在，就对着墙上的毛泽东和朱德的画像连鞠了三个躬，还放了鞭炮贴了喜字，还有喜烟和喜糖。

吃着那块喜糖，白豆觉得不那么甜。

结婚的人按规定可以三天不下地干活。三天后，白豆才见到了翠莲。白豆盯着翠莲的脸死死地看，把翠莲的脸看得一阵儿白一阵儿红。翠莲说：“看什么看，有什么可看的。”

白豆说：“都说女人一结婚就不一样了，我想看看哪个地方不一样。”

结婚的女人和不结婚的女人的不一样，哪里会从一张脸上看得出来啊。白豆的傻让翠莲真想笑出来。不等翠莲笑出来，白豆问翠莲：“这三天是怎么样过的，是不是很可怕啊？”

翠莲笑了笑，想说什么又没有说，只是脸红得更厉害了。

白豆非要让翠莲说。翠莲说：“说什么呀，有什么可说的，要不了多久，你会什么都知道的。”

不是不想给白豆说，是翠莲觉得实在说不出口。人挺怪的，好些事能做得出来，却不一定说得出来。

翠莲不说，白豆只好自己去想。

只有二十岁的白豆，在男女事情上确实还是一张白纸，可这并不

意味着白豆什么都不知道。

村子老有说书的唱大戏的，什么《西厢记》、什么《天仙配》、什么《梁山伯与祝英台》，还有什么《小寡妇上坟》、什么《十八摸》等乱七八糟的白豆都听过，且听过不止一遍两遍。随着岁数一天天往上长，白豆是越听越喜欢听，越听越觉得有意思。一个人时也会忍不住瞎想乱想，想着想着，就好像有点不是自己了。

还有村子里的那些小媳妇（她的姐姐嫂子也在其中），这些女人凑到一起，说的话比说书的唱戏的还要厉害。看到白豆来了也不管，还是说。白豆不知道她们说什么，就坐下听了一会儿，听出一点内容后，白豆坐不住了，只好站起来走。

人走了，离那些小娘们远了，可听到的话也让她带上走了。她不想带，可那些话黏黏地粘住了她，让她怎么甩也甩不掉。弄得浑身上下不自在，像是毛孔让泥灰堵住了。

女孩子哪个不爱干净。跑回家，打了一盆子清水，要把身上好好洗一洗。正洗着，嫂子进来了。嫂子不是外人，也是女人。白豆看了嫂子一眼，一样把清水往身子上擦。

嫂子看着白豆说：“白豆，我来给你搓搓背。”

把毛巾递给嫂子，让嫂子搓背。嫂子边给白豆搓背，边说：“白豆，谁娶了你是天大的福。”

白豆说：“我这么丑，谁会娶我。”

嫂子看着白豆的胸脯说：“你不丑，一点儿也不丑，你能让男人掉了魂。”

白豆说嫂子：“胡说。”

白豆可从没有觉得自己长得好看。

要说好看，白豆真是长得不算好看。眼睛不大，还不是双眼皮，单眼皮好像有一点肿。脸形既不是瓜子脸也不是苹果脸，更没有白里透红的颜色，皮肤闪动着麦子的那种黄。没有书上说的女人的那种樱桃

小口,嘴唇还有点厚。鼻子也不够挺不够高。仔细看过去还会在脸颊上看到几粒淡淡的雀斑。说女人好看,就是说那张脸好看。说一个女人不好看,就是说她的脸不好看。

盆子里的水像月光,白豆用毛巾蘸着往身上擦。月光像盆子里的水,从天窗流下来。离开了盆子里的水,白豆又把自己放到了月光的水里。水静静地流过身体,流过身体的每一个角落,好像要去找寻什么秘密。看着水里的自己,除了一张脸看不到外,其他部位全没了遮拦。

看着看着,白豆突然吓了一跳。

好像在某一个瞬间,好像是在刚下过雨的树林里,一下子长出了好多蘑菇。白豆这个时候看到了“蘑菇”,只是看到的只有两个“蘑菇”,它们没有长在树林或草地上,而是长在了白豆的胸脯上。老家的山上总是在雨后长出好多蘑菇,白豆每次上山总会装上满满一篮子蘑菇,但白豆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大这么白这么圆这么鲜嫩的“蘑菇”,它们挺立在白豆的胸脯上散发着一股清香。

看着看着,白豆忍不住用手指碰了一下那微凸一点的粉红,一阵酥酥的热闪电似的掠过全身,让白豆有点喘不过气来。

想起嫂子说的话,也想起了翠莲说的话。其实一个女人只要长到了二十岁,不管她长得是个什么样的人,不管长在什么样的地方,一些看得见和看不见的东西,都会一齐在她的身体里长出来,像草像花像地里的庄稼,它们浑然不知地任随季节安排着。

于是在这一段日子里,白豆既有点盼着吴大姐在她面前出现,又有点怕吴大姐在她面前出现。

也是在这段日子,或者早一点的日子里,有两个男人没有给她打过任何招呼,就把她拉进了他们的梦中。也许还不止两个男人,但只有这两个男人不但把她拉进了梦中,还想把她拉进自己的日子里,让梦成为一个看得见摸得着的现实。

还有一个男人这时还没有想到要娶白豆。在事情的顺序上他的出现要晚一些，尽管这时他也在下野地，并且是个重要的角色，而且他也见过白豆，可他没有把这个女人放在眼里，甚至不知道这个小眼睛的女人叫什么。

还是按照顺序说这个故事吧。

休息天没有事，像走亲戚一样，白豆有时会去六队看翠莲。

说着说着，翠莲干呕了几下，却什么也没有吐出来。白豆问：“你怎么了？是不是病了？”

翠莲摇摇头说：“我没有病。”

白豆又问：“那你是咋回事？”

翠莲说：“我怀孕了。”

白豆问：“怀孕咋这么难受？”

翠莲说：“好像得了大病。”

看翠莲这样子，真是比得了大病还难受。白豆本想和翠莲好好说说话，看到翠莲又呕又吐，什么也不想说了，只好对翠莲说：“你好好歇着吧，我先回去了。”

翠莲要送，白豆不让送，说：“路不远，一会儿就到了。”

到了路上没走一会儿，后面过来了一辆马车。路是土路，荡起老高的灰。白豆站到路的一边，想让马车过去再走。

马车到了身边，却不走了，停下来了。

车把式说：“是去五队吧？上来吧。”

三四里地，说不远，也得走一阵，大热天，还得走出一身臭汗。有马车坐，白豆不能不坐，没有道理不坐。

白豆跳上了马车。

看着白豆往马车上跳。白豆的外衣搭在胳膊上，只穿了件白衬衫。衬衫扎进腰带里，腰显得圆细，胸显得鼓圆。

车上有麻袋，里面装的是粮食。白豆坐在麻袋上面。路上有好多小洼坑，颠得白豆的身子晃来摇去。

车把式说“坐好了”。

走了一阵，车把式又回过头，说“坐好了”。看着白豆说，让白豆坐好，其实眼睛想看到的就是白豆坐不好的样子。路这么颠，白豆想坐好也坐不好，她的胸好像很高兴似的，在不安分地跳动着。

车把式说：“我叫杨来顺，大家叫我老杨。你叫什么？”

白豆说：“我叫白豆。”

老杨说：“这名字好听。”

说着又回头看白豆，好像名字就写在白豆身上。

坎土曼的木把柄子断了。下野地的人干活全用坎土曼，坎土曼坏了就干不成活了。

排长说：“去，拿去让老胡修理一下。”

白豆问：“哪个老胡？”

白豆不知道说的是谁。

“铁匠。铁匠铺知道吧。铁匠铺里就一个老胡，去一问就知道了。”

铁匠铺好找，老远就能听到叮叮当当的声响。

不大一会儿，白豆找到了铁匠铺，手里提着个断了把柄的坎土曼。

铁匠铺没有门，是个敞开的大棚子。中间有一个带风箱的炉子，烧着火，里面是各式各样的铁板钢块。炉子前有一个很大的铁台子。铁台子和火炉之间站着一个汉子，光着脊背裸着胳膊，前面系了块帆布围裙，用来遮挡火星铁屑。

白豆喊了声“老胡”。

老胡没吭声，他正在把一块钢板敲打出镢头的形状。开荒用的各种工具几乎全是他锻打出来的，包括马蹄上的铁掌，盖房子用的抓钉。手中那把铁锤不停地敲，还是一堆干不完的活。

喊了两声，老胡也没有吭声。

白豆不喊了，转身想走。

老胡抬起头，看到白豆。

白豆已经转过身，老胡看到白豆后背。

后背是人的另一半。白豆的后背一眼看过去，就是女人的那种后背。从分开的肩到合起的腰，再到分开的大的腿和小的腿，尤其是腰和大腿之间的那部分起伏凹陷，没有一处不是用圆润的弧线画出的，似乎在展示着什么的同时也在蕴藏着什么，无法不让投来的目光发呆发痴。

不等白豆抬起脚步，老胡已经站到了白豆背后。老胡伸出手来，但他并没有碰到白豆的后背，只是从白豆手中把坎土曼拿了过去。

不到十分钟，老胡给坎土曼换上了新柄。

这十分钟，白豆站在铁匠铺里，却没有看铁匠，她的目光落在远处的一棵树上。那棵树有点怪，上面一半是圆圆的杨树叶子，下面一半是长条形的柳树叶子，树上还落了一只云雀，唧唧喳喳地叫个不停，好像在说什么事，但不知要说给谁听，也不知说的是什么事。

把修好的坎土曼递给白豆时，老胡又看到了白豆的前边。他好像没有看白豆的脸。这时的白豆一张脸长得是什么样子，对老胡来说已经不重要了。

老胡问白豆：“你叫什么？”

白豆说：“我叫白豆。”

说完，白豆走了。

老胡边抡着铁锤，边看着白豆的背影。

看不见白豆了，老胡马上决定要锻造一把新的坎土曼。

单身的男人们住在一间大地窝子里。

老杨和老胡的床隔不太远。老杨要扔一支烟给老胡，老胡不要。

老胡的手正把玩着一把小刀子。闲着没事，老胡不抽烟不喝酒，就是用手玩小刀子。

小刀子亮亮的，不知是在石头上磨亮的，还是手指和手掌磨亮的。

两个男人随便唠着。习惯了，睡觉前，总要聊一会儿。聊什么不一定，算一算，说得多的，还是和女人相关的话。

老杨说：“我看上了一个女人。”

老胡问：“谁？”

老杨说：“这个女人真不错。”

老胡又问：“是谁？”

老杨说：“我一定要把这个女人搞到手。”

老胡本来也想说，他也看上了一个女人，可想了想，又没有说。他做事从来是不做好不说，做不好也不说，就是做成了也不会随便说。

老胡叫胡铁，有点像块铁，一块生铁。

胡铁铁了心，要把一个女人娶到手。

同一个夜晚，同一个地方，在同一间屋子里，有两个男人为同一个女人睡不着觉了。他们以为他们还是好朋友，他们不知道他们已经成了敌人。

通往大田的路上，正走着的白豆看到了站在路边的老胡。老胡也看到了白豆，他朝白豆走过去，手里提着一把坎土曼。老胡把白豆手中的坎土曼换过来，说：“这是你的坎土曼。”

白豆有点摸不着头脑。不等她说什么，老胡已经转身离去，走向他的铁匠铺。

同样是坎土曼，原来也会有很大不同。有前面那一把坎土曼作比较，这把坎土曼用起来是那么的轻巧，那么的锋利，几乎不用什么气力，就能一下子切入到深深的土层里。干活老是落在别人后面的白豆跑到了前面。大家都说，白豆会干活了，只有白豆知道，是手中的这把

坎土曼帮了她的忙。

收工了，让回家的路多拐一个弯。白豆走到了铁匠铺，对老胡说：“老胡，谢谢你了。”

老胡却说：“这把坎土曼本来就是你的。”

只要在路上走，不管是一个人在走，还是几个人在走，在白豆的身边，随时都可能出现一辆大马车。马车也像是长了双眼睛，总是盯着白豆。

白豆只要一上车，车把式老杨就把鞭子甩出一串鞭花，在空中炸响，比鞭炮还响。

女伴们喜欢跟白豆一块走路。因为跟白豆在一起，总会有车坐。干一天活了，浑身的筋骨酸疼，有车坐，就像是坐花轿子，甭提有多舒畅了。

可老杨却只想让白豆一个人坐他的马车。白豆一个人时，老杨可以跟白豆说好多话。

老杨说：“明天我要去场部拉化肥，场部有合作社，想要什么东西，我给你带。”

白豆想了想说：“没什么可带的。”

没有让老杨带东西，老杨还是给白豆买了一块香皂，还有十块水果糖。看老杨把东西带来了，没想要的白豆只好要了。白豆要把钱给老杨，老杨死活不要，说：“你这不是给我钱，你这是用巴掌打我的脸。”

白豆不想打别人的脸，也不敢打别人的脸。

老杨说：“你把东西拿上，就是给我面子。”

白豆只能给老杨面子。要是她再不给老杨面子，那就是她有点不要面子了。

好大一片胡杨树。有多少棵没有人数,也没人能数得过来。好多树站在一起,就成了树林子。只要是树林子,不管大小,总会藏着什么。不管什么人看到树林子,总想走进去看看。不知想看什么,也不知会看到什么,正是这点不知弄得多少人心痒痒的。

白豆往树林子方向走。走到树林子边上,有点不敢往前走了。听老兵说过,树林子里面有狼。没见过狼,可听过狼的故事。小时候,狼外婆的故事把她吓哭过。转过身想往回走,却看到了一个人,站在离她不过十几米远的地方。

这个人是老胡。

老胡说:“想进去转转,我带你去。”

白豆说:“有狼。”

老胡说:“狼也怕人。”

白豆说:“都说狼吃人。”

老胡说:“人要是让狼吓住了,人就会让狼吃掉。”

白豆问:“你不怕狼?”

老胡说:“真想遇到一只狼。”

白豆问:“为什么?”

老胡说:“给你做一条狼皮褥子啊。”

白豆说:“那晚上肯定老做噩梦。”

老胡说:“狼皮褥子隔潮防寒。”

白豆笑了,说:“你没有枪,狼来了,你也没办法啊。”

老胡说:“谁说我没有枪,你看。”

说着,老胡的手腕一抖,一道寒光闪过,只听“唰”的一声响过,再看那边一棵大树,一只短刀已经插进了树干里。

看得白豆瞪大了眼睛。

老胡把手掌摊开,让白豆看到了一把巴掌长的没有柄的短刀,亮闪闪的,很灵醒的一股劲。

怪不得老胡不怕狼，能让这些短刀从手心像闪电一样飞出的人，没有什么事会把他们吓住。

跟着老胡在林子里转，没有遇到狼。狼大约嗅到了老胡刀子的气味，远远地就躲开了。一只野兔让白豆真正看到了老胡飞刀厉害。看到从茭茭草丛里跳出的野兔，白豆想喊给老胡看，还没有喊出声，老胡手里的刀子就先有了声。嗖的一声过后，那只野兔已经躺在了他们的脚前。

捡来一堆枯枝，点起了火。老胡把剥了皮的兔子放在火上烤。

到下野地以来，这是白豆吃到的最好吃的东西。

回来的路上，胡铁说：“送你一样东西。”

白豆问：“什么东西？”

胡铁摊开手掌，白豆看到了一把发亮的小刀子。白豆说：“我要它有什么用？”

胡铁说：“没用，也拿着吧。”

白豆拿过来放在手心里，凉凉的，挺好玩的。

白豆说：“谢谢你了。”

胡铁说：“谢什么，又不是贵重的东西。”

又过些天，老胡用飞刀扎了只野鸡。老胡又要烤给白豆吃，白豆不让。白豆把野鸡从胡铁手里拿过来，说：“你把这野鸡给我吧。”

胡铁说：“我本来就是给你打的，你拿去吧。”

提着野鸡，白豆去看翠莲。怀了孩子的女人馋得很，什么好吃想吃什么。白豆没怀过孩子，但看过嫂子怀孩子。嫂子怀孩子时，连麻雀都烧着吃，那样子比一只猫还要馋。出门时，想起老杨送的一块香皂随手也揣上了。让翠莲洗澡别用肥皂，肥皂碱大，烧皮肤。香皂多好，用它洗过身子，既滑溜，又散发着香味。

见到翠莲，翠莲一看到野鸡，眼睛亮了。把白豆送的香皂也放到

鼻子前闻了一会儿，连着说：“真香，真香。”又问白豆：“你给我了，你用什么？”

白豆说：“我还有一块。”

其实白豆那一块已经用完了。用完了也没事，给老杨说一声，老杨马上会从场部给她带一块。

翠莲已经不呕吐了，只是肚子鼓了起来，摆出了一种很了不起的架子。女人都这样，肚子一鼓起来，身体变了样子，人也变了样子，一个个全是那种很骄傲的样子。

翠莲说话的口气随着肚子一起大起来，把老牛吆喝来吆喝去。这会儿，老牛真是变成了一头牛，任凭翠莲咋样对他，他也不发脾气，随翠莲使唤。

翠莲说：“快去，给白豆倒杯水。”

老牛去倒水。翠莲又说：“快去，把鸡毛退了，煮到锅里，煮熟了，我和白豆一块吃。”

老牛马上提着鸡到了锅灶前。

翠莲说：“你快一点呀，我都饿得不行了。”

老牛连忙说：“马上就好，马上就好。”

看着白豆，翠莲才把声音放和缓了。翠莲说：“有些日子没见了，快说说，有什么新鲜事。”

白豆说：“野鸡是铁匠铺的老胡给的。”

翠莲问：“人咋样？”

白豆说：“挺好的。”

白豆说：“香皂是赶马车的老杨给的。”

翠莲又问：“人咋样？”

白豆说：“挺好的。”

翠莲说：“这咋能行，总有一个要强一点吧。”

白豆想了想说：“我看不出，谁能比谁强一点。”